



袖珍经典

钱袋与永生

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

〔法〕雅克·勒高夫 著 周嫵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钱袋与永生

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

[法] 雅克·勒高夫 著 周嫄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 / (法) 勒高夫
(Goff, J. L.) 著; 周嫄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袖珍经典)

ISBN 978-7-208-06594-9

I. 钱... II. ①勒... ②周... III. 经济-关系-宗教-研究-中世纪 IV. ①F0-05②B91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5114 号

出 品 人 施宏俊

责 任 编 辑 方 已

装 帧 设 计 陆智昌

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

[法] 雅克·勒高夫 著

周 婎 译

出 版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北京世 纪 文 景 文 化 传 播 有 限 公 司
(100027 北京朝 阳 区 幸 福 一 村 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发 行 中 心

印 刷 山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临 沂 厂

开 本 787 × 965 毫 米 1 / 32

印 张 4.875

插 页 4

字 数 84,000

版 次 2007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 第 1 次 印 刷

ISBN 978-7-208-06594-9/K · 1265

定 价 15.00 元

钱袋与永生
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路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和
陈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

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势而为，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钱袋与永生
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

谨以此书纪念
罗贝尔·S·洛佩兹
(Robert S. Lopez)

目录

在金钱与地狱之间：高利贷与高利贷者 _____ 1

钱袋：高利贷 _____ 10

偷时间的人 _____ 32

高利贷者与死亡 _____ 50

钱袋与永生：炼狱 _____ 73

“心也有泪” _____ 96

附录 _____ 109

书目 _____ 123

在金钱与地狱之间： 高利贷与高利贷者

高利贷。西方从12世纪一直到19世纪的这七个世纪里，有哪一个现象比它更能展现经济与宗教、金钱与救赎之间的爆炸性混合呢？在这样一个漫长的中世纪里，新生的人们被古老的象征碾碎了；现代性在那些神圣的禁忌中举步维艰地开辟道路；历史巧妙地在宗教权力的镇压下找到了在尘世成功的途径。

围绕着高利贷的那场声势浩大的论战，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资本主义”。那些一提到高利贷，就想到高利贷者的残渣以及亡灵的人们，也就是头脑中还保留着19世纪英国小说以及1929年大危机之后的好莱坞影片中的“典当商”（pawnbroker）形象的人们，恐怕难以

理解这一西方社会的先导者，难以理解这依傍于货币经济发展的可怕的幽灵，以及那些围绕在这前资本主义的诺斯费拉图（Nosferatu）^{*} 周围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诉求。高利贷者，是基督教社会令人备感可怕的吸血鬼。这金钱的吮吸者，常常被同化于弑神的犹太人、弑婴者以及亵渎圣体者。在一个金钱（拉丁语为 *nummus*，法语为 *denier*）就是“上帝^[1]”，“金钱是征服者，金钱是王，金钱是至高统治者”（*Nummus vincit, nummus regnat, nummus imperat*^[2]）的世界里；在“贪婪”（*Tavaritia*）这一资本主义的罪恶（高利贷或多或少是它的产物）取代了封建时代的“傲慢”而居于七大原罪之首的新世界里，高利贷者，这一有息借贷的专家成为了必不可少却又令人厌恶，威力无穷却又脆弱无比的人。

高利贷是 13 世纪诸多重大问题之一。在这个时期，处于自公元 1000 年以来飞跃发展的顶峰的、荣耀无比的基督教国家，已经陷入了困境之中。货币经济的迸发与扩散，威胁着基督教的古老价值。一种新的经济体系即将诞生。资本主义，即使不需要新的技术，却至少需要密集地使用那些一直以来被教会所禁止的实践以启

* Nosferatu，是由 F. W. 木尔诺（F. W. Murnau）导演的一部影片的主角（1922 年）。外号 Nosferatu（吸血僵尸）的奥尔洛克（Orlock）伯爵，一到夜幕降临，就走出他的棺材四处去吸人血。影片受到爱尔兰小说家布兰姆·斯多克（Bram Stoker）的吸血鬼（Dracula）的启发。——译者注

[1] 就如同 12 世纪末的戈蒂埃·德·夏蒂庸（Gautier de Châtillon）在其讽刺诗中所揭示的那样。

[2] 这是在皇家仪式上所说的话，也是刻在圣·路易所制作的金盾上的文字。

航。这场被不断重复的禁令所标识、处于不同价值与心理交界的、猛烈而又旷日持久的斗争，是以区别于非法高利贷的合法利润的合法化进程为目的的。作为一种传统上将上帝与金钱对立的宗教，基督教能否为财富辩护？尤其是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而得来的财富？

《德训篇》第31章第5节（*Ecclésiastique**，31: 5）说：“凡贪爱金钱的，不能称为义人；凡追求利益的，必走入迷途。”

福音书也与此呼应：马太，一个税吏，抛弃了他覆盖满金钱的桌子，以追随耶稣。他警告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Mammon）”（《马太福音》，6: 24**）。Mammon 在晚期的拉比文学中象征着极不公正的财富，金钱。《路加福音》（16: 13）中也出现过同样的话。

然而，无论那些法典、法律、箴言以及教谕如何禁止高利贷，上帝所关心的只是人。如同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所言，他以人作为“猎物”。因此，让我们转向高利贷者。

要想得到高利贷者的相关信息，需要审视官方文件以外的资料。教会和世俗的立法都更关心高利贷，即

* L'Ecclésiastique：属于基督教次经，指几部只存在于希腊文七十士译本但不存在于希伯来圣经的著作。天主教将次经著作亦当作正典。引文采用思高译本。——译者注

** 《圣经》引文除非特殊注明，均以和合本《圣经》为依据。——译者注

高利贷者的宗教实践。那么，到哪里去找寻 13 世纪这项实践的痕迹呢？有两种源自古老文类的文件，在 12、13 世纪之交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我们或许能从中找到所需的资料。一类是《大全》（*sommes*）或《听告解者手册》（*manuels de confesseurs*）。在中世纪早期，记载在《忏悔规条》（*pénitentiels*）中赎罪的代价，是根据犯过错的行为（*actes peccamineux*）而定的。按照蛮族法律（*lois barbares*）的惯例，这些《忏悔规条》所基于的是行为而非行为者。或者说行为者的类别划分是法律意义上的：神职的或世俗的，自由的或非自由的。

然而，自 11 世纪末至 13 世纪初，罪以及赎罪的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变得更加精神化和内在化。从此以后，罪的程度依据犯罪者的意图而定。因此必须仔细探究意图的好坏。从拉昂（Laon）神学院到巴黎圣维克多（Saint-Victor de Paris）神学院，从夏尔特（Chartes）神学院到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这一意图伦理，被众多 12 世纪的重要神学院所教授，亦为当时所有的一流神学家们所信奉。纵然其中一些人在诸多其他问题上持反对意见，例如阿贝拉尔（Abélard）和圣贝尔纳（Saint Bernard）、拉波雷的吉贝尔（Gibert de la Porrée）和皮埃尔·隆巴尔（Pierre Lombard）、唱诗者皮埃尔（Pierre le Chantre）和里尔的阿兰（Alain de Lille）。这一切引起了忏悔实践的深刻变化。从前忏悔是集体和公众

的，例外地保留给那些最严重的罪行的；而现在它变成了亲耳聆听的（auriculaire）、从嘴到耳、个体性和私人化的、普遍化并相对而言经常性的。于拉特朗（Latran）举行的第四次大公会议（公元 1215 年）标志着一个伟大的日子。它让所有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一年必须至少在复活节那天忏悔一次。忏悔者（pénitent）需要根据其家庭、社会、职业状况、形势与动机来解释其罪行。听告解者（confesseur）应当对以上个人参数和“补赎（satisfaction）”同样重视。补赎即赎罪。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寻求罪人的供认（aveu），接受他的悔恨（contrition）。忏悔，与其说是处罚一种错误，不如说是洗涤一个人。

这样就要求忏悔行动的双方都应该做出极大的努力。而传统并没有让他们养成这样的习惯。忏悔者需要自省其行为与意图，致力于一种有意识的审查之中。一个开拓性的层面（front）由此开启：这就是内省。它将缓慢地改造精神习惯与行为。这便是心理现代性的开端。听告解者应当提出一些能够帮助他了解忏悔者的问题，以及其他能够帮助他从那些严重的、甚至致命的罪行（如果忏悔者既没有悔恨也没有赎罪的话）中辨别（trier dans son lot）出那些最轻微的、可宽恕与赎救的。那些带着致命的罪死去的人们，将去往传统的、承受永恒处罚的死者之所——地狱。那些带着轻微罪行死去的人们，将在一个新的地方度过一段或短或长的赎罪岁

月。这便是炼狱。在那里，至迟在最后审判的时刻，被净化的他们将迈向永生——天堂。

在新的赎罪裁判 (*justice pénitentielle*) 中，高利贷者将会怎样？面对新的情势、面对对他们而言新的忏悔内容、面对那些令他们为难的供词与问题，听告解者们对于应该怎样询问以及赎罪的形式犹豫不决。他们迫切需要指导。神学家们，尤其是教规学者所撰写的大全与手册，对于他们中的有知识和高水平的人而言，是博学而详尽的；但是对于那些简单 (*simple*) 而又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神甫而言，却是太过简短扼要了。然而，所有的人都要经历这样的审查。高利贷在所有的这些参考书籍中都占有一席之地。高利贷者则显得相对少一些。因此，对高利贷者的衡量，在一定程度上留给了听告解者个人判断和评估的空间。

与此相反，作为第二类文件，即范例 (*exempla*) * 的主角，高利贷者出现的频率却很高。

范例指的是被认定为真实的、插入一篇讲话（通常 是训诫 [sermon]）中以有益的教导说服听众的短篇叙事。故事短小、易于记忆并具有说服力。它利用修辞学以及叙事的诸多效果打动听众。通过夸张，达到娱乐、更经常的是令人恐惧的效果。讲道者所提供是一个

* *exempla* 是拉丁语 *exemplum* 的复数形式。虽然现代法语中的 *exemple* 来源于拉丁语的这个词，但是它们在意义上是有区别的。“*exemplum*”（范例）在中世纪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文类，用于说教和警世。——译者注

小小的法宝。如果人们想要明白并使用它，就必须带着敬意。这是通往天堂的一把钥匙。

以下是众多范例中的一则，源自逝于公元1240年前不久的维特里的雅克（Jacques de Vitry）：“还有一个十分富有的高利贷者进入临终前的最后挣扎。他很难过、痛苦，祈求他的灵魂不要离开他。因为他已经将它填得满满的，并向它许诺了黄金、白银以及这世上所有的快乐。惟一的条件就是要它继续待在他身边。然而，这富有的高利贷者要求他的灵魂不要为穷人求一毫一厘，不同意一丁点儿施舍。当他看到他终于无法挽留住自己的灵魂的时候，他勃然大怒，说道：‘我为你准备了如此华丽的一个住所，你居然疯狂、无耻到不愿意在此栖息。滚蛋！到地狱里见鬼去吧！’不久之后，他将它的灵魂交到了魔鬼的手中，被带到了地狱。”^[1]

这里所涉及的只是一个大纲（schéma）。从这块“十字布”开始，讲道者开始“刺绣”。他利用自己的声音与语调，他手舞足蹈——其实素材本身已经令人印象深刻了。

这些素材应该被数以百万计的听众所聆听与领会过。因为在中世纪，一般而言，训诫是触及所有信众的一大媒介。当然，多亏了一则关于圣路易的范例，我们得以知道，人们有时会在训诫中间离开教堂，跑到它的

[1] 《适应不同阶级的训诫》（sermon “ad status”），58，17。